

小說

巾幗英雄

孫紀子



朔風峭厲。形雲四佈。冷月慘淡。時隱時現。悲鴻高鳴。忽遠忽近。時近夜半。畫樓之上。有一妙齡女郎。恰當葦蕩年華。面似芙蓉。顏如舜華。方憑欄仰望天空。作千百聲長吁短歎。繼以悲泣。玉容頹喪。有如帶雨海棠。旋圍窗就坐。俯首沉思。柳眉頻蹙。一著萬重心緒。不知將向誰訴。顧女郎中心志。莫知所措。忽又頓足起立。繞室疾行。時舉纖手。縱橫搖曳。作時時聲。咄咄聲。拍掌聲。頓足聲。不知者幾疑其發瘋也。繞行片時。復入坐。伸手旋燈。光微驟明。出紙筆就燈下握管疾書。刺時即畢。乃嚴局室戶而臥。翌日。鄰右王嫺來訪。見女郎室門尚闔。以爲昨夜彼或好眠。致今日高猶未起身。嫺旋去。停午又來。見女仍未起。大疑。以爲彼平日起居甚早。今若是。殆必有故。嫺排闥入。瞥見地上血跡淋漓。妝臺畔遺有女帽一。青絲一束。又見床前帳下。下垂。掀而視之。而女郎已鴻飛冥冥。不知去向。審視被褥。似昨夜已曾睡過。但見繡被斜亂不正。蝶枕亦反側無常。搜遍各室。竟無女郎蹤影。嫺大駭。以爲女果自殺耶。跡其平日與我往還。詎其爲人。決不出此。且人何不見。抑被奸人謀殺耶。而室門嚴閉。賊安得入。即殺矣。而女屍又安在。嫺轉思維。索解無由。方欲復問。門外武裝警察十餘人。蜂擁而入。揚言捉人捉人。入室。見嫺呆立室中。嫺告以故。且曰。此女於三月前卜居於此。謂係避亂。家人均離散云云。警察亦無如之何。蓋同巷某軍閥。昨夜赴友人宴。半夜後方歸。今日

喧傳已無病斃矣。警察遂疑及女郎。故來掩捕。是時警長見地上血跡猶新。室中物件似亦無人移動。乃在室中搜檢。忽於床後得々首一柄。口上血跡點點成班。妝臺上視墨尙新。禿筆一枝。斜置視旁。啓視抽屜。得書函一封。上書敬煩王太太郵寄張家口固北關張少雲老太太收。下署正英託。字跡秀麗有力。啓視視之。其文曰。

自別。慈顏。孺慕倍切。伏望 大人加意珍攝。是爲至禱。女南北奔走。僕僕風塵。大志未酬。宏願難償。此生已矣。方今遍地荆棘。狐鼠驕縱。民生塗炭。倒懸困苦。大千世界。何處是安樂土。恨兒不爲男子身。否則投筆從戎。提十萬橫磨劍。掃淨仇敵。雖馬革裹屍。亦甚願也。光陰如矢。又屆隆冬。俟兒了却平生之願。當披髮入山。跳出惡俗紅塵。隱跡山林。屆時當親來迎我慈母。以盡爲女之職。承歡膝下。優遊娛樂。毋且拭目俟之。女體頗健。勿以爲念。

女正英百叩。

警長閱畢。亦莫可如何。乃置書於懷。命數警看守此屋。又禁止王嫺勿他往。自携々首等出門而返。仰臥沙發。默然沉思。是時唐林偵探家方明察。方在室理瑣案。壁上電鈴。忽叮叮作響。急取筒俯聽。知警長陳大偉有要事面談。驅車前往。入室。見大偉閉目呆坐。笑曰。君何思之深也。大偉聞言。亟起立迎入。即告以昨夜匠胡同出二大要案。述畢。即偕明察出門。先至女室。繼至某軍閥家。一一詳察而出。顧謂大偉曰。此事實頗難着手。刻惟有速電張家口警署。託其一查。有無張少雲太太其人者。大偉亦以爲然。旋得覆電。此間並無張姓。明察待電。愕然若喪。以爲子偵探案件。不下數百。從未有疑難若此者。復折至女室審察。繼在林畔得繡花針五六枚。視之。針尾無眼。藏諸懷中。又仰視梁上。忽見右角一椽。稍作斜勢。他椽均無恙。明察乃向鄰近借得一梯。登屋細察。片時。攜衣而下。急訪大偉。就坐後

新車最佳禮品

特別新車

大前門香烟

商英華 總經理

謂大偉曰。此事雖略有端倪。然仍如大海撈針。予刻所得者。僅區區毫末耳。大偉詢以故。明察曰。室中短小青絲小鏡固爲重要證物。而血跡予已驗得。確係此女郎之血。又觀室中燈油尚未燃盡。必係臨時熄滅無疑。否則任其自燃。油必盡乾。度事出時。必在半夜後。予於燃燈之時。測而知之。大偉曰。然則地上之血。或係女郎與人格鬥。以致受傷。聞王嫺云。室戶嚴閉。女郎果出自何處乎。明察曰。頃在室內。觀梁上右角一椽。已稍斜側。繼至屋上。見右一行瓦引。凌亂難置。大偉恍然曰。女郎之仇人。諒從屋上擲去瓦引。自屋上躍下。與女格鬥。致女受傷。仇人急遁。女在後逐之乎。明察曰非也。設女郎受傷。追逐仇人。而屋頂必成一窟窿。決無逐而復返。整理瓦椽之理。今一椽雖曾移動。但稍覺偏斜。至屋上之瓦。雖屬凌亂。似亦重行整理者。驟視之。幾莫能辨別。大偉曰。願聞其詳。明察曰。此女郎決無有仇人與之格鬥。大偉曰。々首非仇人物乎。血跡青絲。非格鬥受創而遺下乎。且閱書中語。如宏願難償。掃淨仇敵等語。一若大仇未復。頗有臥薪嘗膽之意。明察曰。此事予一時實難報命。容探得某軍閥暴死之證。自可迎刃而解。乃相與分袂而返。

死兵的老婆

(續)

萍生

來的人道。他大哥昨天開差。路程很遠。他怕此地打仗。託我們備帶信。並帶了十塊錢。叫你趕快回家。等待平安過後。再接你回來。說罷。有一個弟兄。就從腰間把洋錢掏出。交給這婦人。這婦人接過錢。很有點疑惑。怎麼沒提保兒爸爸外官的話。待要問時。又不好意思。只唧唧着說道。路程很遠。是個什麼地方有多遠哪。

來的人停一時答道。大約是開往娘子關。

這婦人問道。娘子關在那裏。

來的人道。我們也找不清。聽人說在直隸山西交界的地方。

這婦人又問道。怎麼開那裏去。

來的人道。聽說去堵圍督軍的。

這婦人道。打仗不打仗。

來的人道。說不清。有幾成要打仗的。

這婦人聽說得勝有仗打。便已心滿意足。也不往下再問。順口呵一聲。忙着去拿煙給來的人吃。

那兩個弟兄們齊道。不吸煙。不吸煙。我們受他大哥之託。已經將船雇好。就請嫂嫂收拾收拾。快去上船罷。這地方怕早晚要打仗哩。

這婦人道。上輪船呀。上民船呀。

來的人道。上民船。

這婦人道。搭火車不快些嗎。

來的人道。他大哥因沒人護送。怕坐火車不便當。所以叫我們雇民船。送嫂嫂從運河裏回家。走。你趕快收拾。我們送送你。這等着有事哩。這婦人聽他兩人說的緊急。也以爲天把兩天這地方要打仗。便匆匆忙忙。去收拾東西。好在出門在外。東西不多。房子又是租的。不要兩點鐘。便一切停當。那兩個弟兄。一個替他抱保兒。一個替他搬行李。馬上催這婦人動身。

這婦人沒有主意。也就跟在他二人後面。三脚兩步的去上了船。上船過後。那兩個弟兄。並沒說什麼話。立刻走開。這邊船上的。人。便扯起蓬。開動船。由運河向南來。

這船開不好久。後面又開來一隻船。船頭上放一口棺材。棺材頭前。隱隱的冒煙。好像燒紙似的。這婦人無意中看眼裏。便和船家打話道。後邊那船。裝的是一口棺材麼。

船家道。是不錯的。

這婦人道。你們可曉得那死的是什麼樣人。

船家道。我們曉得是這大打仗死的兵士。

這婦人道。唉。可憐。他姓什麼。你們可曉得。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枕亞
新編 **天嘯殘墨** 定價八角

天嘯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枕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第一
蕪苑今古文 吟集

著作者一尤半狂 王天恨 王愛生 王九思 石碧厂
朱天石 汪隱聲 李伊涼 范烟橋 范佩莢 范菊
高 洪麗川 金君珏 姚庶襲 施青萍 馬闥魂 孫
弋紅 張無淨 陳獨醒 高秋莖 黃運圓 黃轉陶
趙眠雲 蔣吟秋 戴夢鵬 戴滌源 鄭逸梅 顧明道
蘇重感 珍碧波 諸先生

定價！每份二分 全年大洋八角（現已出二期如欲
函索每期附郵票二分空函不覆）
發行所！蘇州十梓街一百廿四號元社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牛房
送對花柳病直接問接普通

此書中有

作陳澹一先生四年前書爲其戚楊杏城左丞司箋啓公暇左丞喜舉當世人物以爲談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丰采知之特詳嘗仿世說新語著新語林八卷分德行言語雅量豪爽等三十六門其全書內容價值悉見於各名人序跋中今選錄於下

夏荷 柳四洲雅集詩卷附贈
一擇近世人語爲新語林每以並世
朝士大夫爲問蓋得於四洲者爲多
袁思亮 其辭淵雅雋永能使人消
釋鄙吝曠然有絕塵出世之思
每部三本定價洋一元二角清華書
局代售

作陳澹一先生四年前書爲其感楊杏城左丞司箴啓公暇左丞喜舉當世人物以爲該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丰采知之特詳書方世說新語體新

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
十二册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
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書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鴉
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作陳澹一先生四年前書爲其感楊杏城左丞司箴啓公暇左丞喜舉當世人物以爲該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丰采知之特詳書方世說新語體新

醫
話

雖邀一時歡迎。終難持之長久也。

●古今人名衛生談

醫隱廬主孫緯才著

孔明擇婦。止得醜女。本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輪之盡。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知虛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慾養心之助爲多。

緯才按。善養心者。不以妍媸業其心。醜與美何有於我哉。况賢如孔明。而其妻亦以德行稱者。夫豈以淫慾動其心者哉。朱子此言。殆借孔明事爲下等人說法。讀者毋以詞害意可爾。

喪心癡狂 陽明子

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噴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蹶然以醒。告之以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然病狂不復者。反從而晒唱之。以爲是變其常。纔才按。哀哉今世之人。其喪心病狂者。何滔滔之皆是也。

叢談

有人於此倖其性。養其心。理然特立於庸衆之中。則其人必爲衆之所不喜。若是者。其羣羣醉之徒。喧呶狂易。相聚而笑醒者之胡以不醉也。哀哉。然而衛生之道。必於獨醒者。而羣醉無與焉。世之人其知所擇已矣。

●武林停驂錄補遺(二)

林紹楨

南屏邵皇親墳。產豆甚佳。號王墳豆。

相傳靈隱寺。清初有齋飯船。張布帆爲艚。洪楊劫後。寺毀僧散。齋船遂不復見。西湖樵歌。有布帆十幅遮天際。不見雲林齋飯船句。蓋指此云。

吳山東嶽廟。昔有鐵四太尉。杭州人呼爲鐵哥哥。

鶴渚在雷峯下。明太白山人孫一鶴養鶴於此。海昌許支卿爲置地數畝。歲輸租以充鶴糧田券。人謂其事。因名其所居曰鶴渚。

韜光庵。在巢枸塢。唐代宗勅僧韜光卓錫於此。故名。有蓮池。爲韜光種蓮處。蓮圓葉小。花浮於水上。鮮艷無匹。

玉女巖。在靈隱寺前。臨安志載靈隱寺南。一名。狀似人形。

國貨叢載

兩巖分明。俗曰女兒山。顧野
地志。則曰玉女巖。玉乳洞。一
名巖石室。又名羅漢洞。在靈隱
寺前。相傳葛孝仙於此得道。後
人就其址。鑿羅漢十六尊。廻旋
曲折。小有疊渦。涓滴沁凝。太
旱不竭。故名玉乳。
龍泓洞。在廻龍橋後。通冷泉洞。
巖岬懸雷。沈碧掛金。內有通
天處。漏天如井。後人因題之曰
通天洞。其側有小洞。深邃不測
。相傳昔有採石乳者入之。聞箛
櫓風浪之聲。謂渡江通蕭山者。
卽此洞云。

西湖昭慶寺山門前兩廊。昔嘗設
市。賣木魚。鑒奩。貨梳具等物。皆
寺僧作以貿利者也。每逢香市。
婦女填集如雲。自畢集廢後。已
不復作。孫淵如觀察竹枝詞云。
絲帶束腰綿襪額。遊廊又手走東
西。描寫下路婦人。可謂形容畢
肖。

兄弟公司營造虹口

工部局託本埠兄弟營造公司承造之虹口新小菜場。係去年二月起工。今年三月中旬竣工。樓高三層。下層定爲魚類蔬菜市場。中層定爲肉類市場。上層定爲各種鮮花市場。建築頗新巧云。

惟足之安洵不虛也

▲五星最佳價亦甚廉
廠爲粵人陳文俊君所創。

初時出品。祇研究其如何能舒足。如何爲經久耐用。至研究完盡。始行出品。其五星牌一種早已遍銷滬市。受顧客之樂許。五馬路洋廣貨店始有出售。每雙售大洋三角。惟河南路之上海商店以及潤寶齋。每雙祇售二角八分每打三元三角。最爲價廉。

●製罐廠擴充廠址

▲孟解拉路分貴里
南成都路華成製罐廠專製各種罐頭食品以及化妝品等之印花鐵罐業已暢銷各埠。凡業上項出品者莫不有該廠之定貨。現因原有廠基不敷辦事。另在前面租賃房屋數幢通孟納拉路之永貴里以爲辦事處而便接洽云。

●協大工廠擴遷新廠

甘肅路協大工廠。創辦以來。將屆十載。所製絨絨及棉絨球。營業發達遍及全國。凡川。鄂。湘。贛。及南洋羣島。尤爲繁銷之區。故供不應求。近爲推廣起見。乃於去秋遷廠址至貝勒路南段口。力謀擴充。現絨球紅盤。業已開出。一百碼銀三兩八錢。九碼三兩四錢。聞各路客商購進甚多云。

陸父貴文

吾友東越許虛父性嗜好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潛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特選退溪寶
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賦其文之工也發之粥文爲定例如左 書文 祭文 各一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 序文四十元 啟書二十元 小品每篇五元 聯語及聯二十元
短篇五元 小說文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家一百號

● 綺芬浪墨出版露布

分小說筆記詩文等類(序言)有俾樵樵包天笑天盧我生王西神徐亞
許指嚴貢少芹周劍雲孫瀚石何海鳴李定夷胡寄廬天台山農徐卓泉嚴
吳聲旋趙雲吳東園顧明道鄭逸梅郁慕俠諸公(題詞)有李涵秋袁寒雲
與雙松趙聖庵范旭橋姚綺璣柳亞子金粟香(破語)有徐天鵬許秋荻石
屠守拙王真庵指嚴胡綺綺盛黃壽人諸公(跋語)有徐天鵬許秋荻石
鐘嚴美孫與劍門諸公(題字)有包天笑徐秋亞何海鳴周瘦鰲貢少芹趙
蒼狂鄭鳴鵲張丹斧王鈍根嚴鵠郎春樹許廬父嚴美孫范君博王蘊章
袁寒雲張枕綠琅仙劍我書梅何海曙諸公海內外名士惠題詩詞達八百
十三家先出上卷封面題簽爲何海曙君用上等瑞可作詩文書華讀可作
小多至百十餘面書式大爲從來各書所未有者
名人法帖觀公前鉅製數以售諸有識者洋裝一巨冊實價一元一
尼通用函購乞寄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綺芬收

何海鳴書贈對聯

權聯潤例 四尺四元 每逾一尺
加一元 遠道外加 紙費郵費五
角 隨件附贈備務旬刊一全年
茲爲優待小說日報閱者起見 刊
一優待券于左

◀ 枕亞最初傑作 ▶

魂 梨 玉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魂 定價六角

發行所 清華書局

明發新才緯孫

通淋止濁毒散
淋濁初起紅腫癢痛
小便淋瀝服後立刻
尿通淋止每瓶一元
立老濁丸
治者白濁萬試萬驗
輕症一瓶至多三瓶
包可治愈每瓶一元
立下疳散
下疳潰爛用後立可
拔毒去臭止痛生肌
一瓶收功每瓶一元
專門注射六零六
定價特廉
外埠函購寄費加二
診察所
法大馬路八仙橋
中法學堂北一號

診察所

法大馬路八仙橋
中法學堂北一號

優待券

券中所書四尺三元乃已減去潤金
一元之實價連紙郵費五毛共三元
五毛附右券一張即可得四尺對聯
一副 收件處北京崇文門內
五老胡同十八號何宅

優待券

凡剪下此券向海鳴
先生求書對聯者可
減回金二元計減爲
四尺三元每逾一尺
加一元紙郵費加五
角另送刊一全年

益服鏡公司



雜憶三十首(九)

余與蕊珠。初亦不過尋常伉儷耳。因百劫之餘生。覺雨情之信熱。十三年夫婦。愛戀不啻新婚焉。其即以此而爲造物所忌與。

可堪葬身獨淒涼。月落帷空冷半床。汝去未應嫌寂寞。夜台有女會呼娘。

次女虛胎。生而歎異。三齡以痘瘍。蕊珠哭之。幾喪厥明。雙屨鞋幫未成。萌宵獨聽剪刀聲。我來檢點殘針絲。坐對孤燈哭到明。

十一月二十二日爲叔氏鈞良吉期。蕊珠擬挈可久寧家。先期爲可久裁紅錦製新鞋。工未及半而病。

薄情自古說三郎。泉下相從願未償。只爲親衰兒復幼。拋卿孤塚不驚驚。

姑欲扒灰

姑欲扒灰

眉子

陳悅旦豁耳嫗傳云。石邨有布衣。石姓。璞名。無賴似內監。羣稱之曰石老公。居鄉村實人也。幼業儒未就。家頗饒。娶妻荀氏。甚妬。舉一子。多病。璞慮單丁。欲置妾廣嗣。荀弗許。爲子娶同里趙女。生孫。三歲。璞置妾念靈。寢。子出貿易。時屈燈節。璞食元宵米點。孫依膝。拔銀簪穿一枚與之。孫持去。媳恐失簪。攘之插簪邊。荀氏見之。以爲舅簪。何由至媳首。大疑。夜靜服夫衣帽。潛入媳幃攘之。冀得其情。媳急。遂嚙其耳。始遁去。媳

我之影戲談

影戲爲道。似近娛樂。然要其實。亦一各項藝學所綜也。有科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偵探學。及其他之學理。吾人於影戲。重學理而娛樂可。知娛樂而不省其學理所繫。則未矣。

影戲之結構。全貴神奇緊密。不落平凡。則於觀者自能動其深興。易於感受。若文雖割裂。於觀者必遭厭棄。即於演片果寓有最高之學理。第難期若干之效矣。某國人影片中。於吾國人。不惜任情誣譏。淺狹民族之根性。好為如是。原無足怪。獨怪吾國人。不惟不起而凌拒之。而又樂此不疲。酣然以嬉。是誠異矣。吾意從此更以徵吾國人被誣之不虛矣。可勝慨哉。

為小說者。間有取影片中材料以成文者。然佳構極鮮。蓋緣學力不逮。即能記譯不謬。但不能與原作之同一生色矣。

中國自製影片。非不可觀。無如已為各國極佳之片所掩。而觀者亦以較高之目光視之。乃覺不能與各國方美。而國人詎勉是事。力求不輟。如某公司最近所出之片。未嘗無驚人之處。是誠中國影戲界之好消息也。

吾意影為一活動之小說。如能集小說家而成一影片。其結構及體態必較可觀。蓋小說家最重結構描摹。一旦現身說法。實地施行。宜乎有極美之績效也。

●鄭州劇訊

達成

劉奎官已於元旦搭入上海第一台。富花影亦未南下。此間唱戲之具有真質本調者。祇有金翠喜金鳳雲趙月來三人。餘則自鄧以下

鄭州劇訊

劉奎官已於元旦搭入上海第一台。富花影亦未南下。此間唱戲之具有真實本調者。祇有金翠喜金鳳雲趙月來三人。餘則自鄧以下

大英商
英華英商
有限公司
總理

不足道也。

去臘下旬。忽來大批坤角。先有梆子青衣王素雪。扮相秀麗。唱亦按步。就班。頗守規矩。惟身段硬直。毫無婀娜娉婷之態。道白亦抑揚失度。遂覺其所演之劇。一無精采。殊可惜也。後有武生筱燕雲。年纔總角。戲亦不多。演花蝴蝶泗洲城等劇。活潑玲瓏。自有可取。最後有武生雲金紅。雲伯向在北京天津張家口等處演唱。頗負盛名。學宗小樓。能獲神似。登台數日。賣座甚佳。每晚至八時。廂座即滿。欲在角處佔一隙地。亦不可得。台前第二三四排。及東西第一二三廂。均有人包去。其盛況爲鄭州從來所未有云。

舞榭餘聞

捉放曹一劇。爲譚派名作。譚派鉅子如王又宸袁俊卿張毓廷劉鴻聲等皆極稱拿手。鴻聲前年在文明園演此。唱至行人路上馬蹄忙句。忽焉脫節。闔座譁然。鴻聲羞憤痛罵入場。竟不復演。鳳卿爲汪派嗣響。此劇非汪派所重。鳳卿專扮演之。然偶一試演。亦復慙貼老倒。而感慨蒼涼。悔恨怨憤之概。往往從聲調中流露來出。較譚氏所演。精神更爲飽滿。鳳卿的是可人。

從前伶人必經供奉內庭。方能享無上聲名。以故蠅營狗苟。覓縫

鑽頭。冀得天顏一盼。有伶人李某（忘其名）習蠶生未能得志。適以千金賄內侍。得供奉兩小時。西后觀之弗謂善。令逐出。毋許再進。某甚憤羞愧。疽發背死。劇今日之伶界而堪與譚氏爭雄者。舍菊仙又誰屬哉。菊仙羈身泥土。殆將終老是鄉。不復出而問世。雖其間常入第一台新新舞臺。而扮演未久。遽焉中輟。至所演各戲。亦未能盡個人意。以其敷衍草率也。嘗聞此老富於公德性。好爲羈縻。便當拚却老性命。何至胡鬧如是。毋亦經理舞臺者。不善處置邪。

時慧實數次南下。大受歡迎。以藝佳而能書法。士林多器重之。余友某君在京時。識慧實一面。至是丐寫便面一頁。持示余。筆致古勁不凡。非浪得虛名者。聞朱素雲亦長於此道。惜不得一見爲憾憾耳。

柳子之音。哀絮而淫亂。今人稱曰亡國之音。良非虛語。顧是中亦不乏名人。如所謂元元紅即郭寶臣者。舊時聲望。殆不啻叫天之在今日也。是派做手。細膩周到。與京班不相上下。惟詞句之俚蕪。直令人望而欲嘔。此等聲調。頗不宜於南方。自來梆子中人。南下者。殆無能得意者。若在京中。則尚有一派人物。嗜痴弗厭。願今亦稍表矣。

三國戲以孔明爲最多。譚派蠶生

。類以孔明戲見長。若汪派則演者極少。蓋汪派之戲。大抵激昂慷慨。有一唱三嘆之神。而於雍容靜穆一路。則不得不讓譚氏專美。昔年在京。觀鳳卿演天水關。亦極自然特總不若鑫培師徒之蕭閑神韻。人各有能有不能正不必求全責備也。

京津發生之南來者。惟鴻聲一人。始終保持盛譽。譚氏則以驕矜太甚。二次挫折。鳳卿調門高亢卓越。滬人不善賞識。又宸居滬過久。人多厭聞。正與菊仙俊卿同一不幸。要而言之。非鴻聲之戲。真能駕越三子。實則兩人看戲程度不高。往往客氣用事。此一般名伶。所爲灰心短氣者也。

張雲青當民國初年兩次隸杭第一臺。均邀盛譽。日前觀其演白門樓。起呂奉先。於風流瀟灑中。能表出一種英雄末路神情。恰是可貴。次日演黃鶴樓。亦然。惟嗓子則不逮朱素雲遠甚。然此種雉尾生。現時實實不可多得。如雲青者。殆已爲此中佼佼者矣。南人看戲。有一奇怪之心理。演者能迎合此心理做去。便可邀無上榮譽。此小達子楊四立輩所以能交鴻運也。嘗有人謂小達子較李吉瑞高出數倍。以其肯賣力也。又有謂楊四立較王又宸高出數倍。以其鍾氣長也。烏乎。此即南人看戲之心理歟。夫又何怪譚

孫輩之不肯巴結也。鳳卿之唱。渾厚古茂。而脫盡火氣。所演各劇。自始至終。鋒鋷畢斂。確是爐火純青光景。余最喜其硃砂痣文昭關兩劇。唱工固入大頭之門。而做手亦細膩熨貼。迥與胡調者不同。昔年王又宸學譚未精。亦常演汪派戲。持較鳳卿。相去遠矣。

杭第一舞臺初次開幕。角色至不完全。所倚爲臺柱。僅張桂軒一人。桂軒身段工架。尙可取。演短打戲。如白水灘四杰村等。確與蓋叫天顏顏。惜無好配角。未能盡其技。余嘗觀桂軒與某伶（忘其名）演武松殺嫂。奪刀一場。非常靈變。跌撲亦好。自台上翻下勦斗時。身向前折即突然立住。亦見工夫。無怪杭人之歡迎也。小放牛一劇。描寫牧童村女。須有嬌憨痴頑態度。方合。故演此等戲。必以稚伶方宜。去年杭新舞臺。粉菊花小黑燈一對小兒女演來。恰有天真爛漫一種稚氣。較滬呂月樵小如意等演來更好。

毛韵珂演新安驛。實有能人所不能者。惟身軀肥重。轉折笨滯。已令人厭。蓋韵珂今日。實不能再作花旦戲。此亦不足爲韵珂病。且韵珂嗓子極好。曷弗純唱鬚生。而取法乎上。異日或得與王劉諸子。同享盛名。亦未可知。若近今所唱鬚生戲。拙劣調調。